



傷寒論文字攷

下

武  
+ 9  
499  
2止



門七武  
冊 499  
卷 25止



傷寒論文字攷卷之下



出羽 伊藤馨 子德氏 著

門人 紀藩 島川三折 尾藩 中島忠順 同校

江戸 唐澤惇 養真氏 閱

脉陰陽俱緊

佐井聞菴翁曰。竊嘗疑之。古脉診法。或不傳全。難經有寸關尺三部。其說雖詳。其實則迂遠難為用。一日讀傷寒論自序。曰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冷然有省。曰古人三部。不待他求也。夫手者手寸口脉。足者

傷寒論文字攷 卷之下 凡六卷或反

青山求精堂

藏書畫之記

之磯田記

足跌陽脉。馨謹案按寸不及尺者寸謂寸口脉也尺謂尺膚診也此一句論尺診之踈也握手不及足者假令如水氣病手足可並診故金匱曰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今握手不及足者論足診之踈也上云按寸下云跌陽則難說手足則寸口足則跌陽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二句論診手足之踈也人迎跌陽以下六句並論診脉之踈也下云人迎跌陽三部不參而不言寸口人迎者以上云按寸也翁以手足為寸口跌陽恐謬矣人迎者即頸之動脉也故曰三部不參論中桂枝湯方條曰陽浮而陰弱陽則人迎跌陽而陰則寸口蓋寸口者手太陰肺脉故稱陰人迎跌陽者足陽明胃脉故名陽即三部參診也馨謹案此說千古卓見疑雲忽晴正義現露豈不大快事哉如脉陰陽俱緊說者紛紜甚者至刪陰陽俱三字然論中有陽脉陰脉之文太陽病中篇云太陽病未解陰陽脉俱停必先振慄汗出

而解但陽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則豈可妄刪之哉據此說寸口人迎跌陽並緊者謂之脉陰陽俱緊也不甚簡明乎寬延己已冬唐山大醫令趙淞陽有故來長崎留唐館期年常懸仲景診脉圖於坐右曰此是官庫所藏凡五百年之物帝手所賜也豐後大城陽山透寫其圖珍藏于家其圖左手診人迎右手按寸口全與翁說相符是以翁所著之傷寒論私撰中載其圖馨友人唐澤德夫奉翁之說信趙之圖今茲庚戌囑狩野法橋摹其圖又丐一言於馨馨乃題私說及一詩於圖上以應其需如左京師佐井間庵翁有長沙三部參診說與此圖相符但所

可疑者十六卷中數言寸口跌陽而獨無言人迎者然則其說之與此圖似皆不足信後讀金匱瘧病篇曰瘧脈按之緊而弦直上下行轉筋病篇又曰轉筋之為病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弦此上下二字古今無明釋馨謹案上下者言人迎寸口爾靈樞終始篇曰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動輸篇又曰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是上下之為人迎寸口豈不明徵哉且水氣病篇有頸脈動之文所謂頸脈即人迎也是徵之尤著明者也友人唐澤德夫奉其說信此圖摹而傳子孫但恐或有子孫疑之者謀諸馨馨因忘固陋猥題私說更係一詩以

徵其可信云詩曰長沙參診出張書有說有圖義始舒莫道人迎獨無見論中頸脈是何如

燥煩

太陽上篇曰煩欲吐若燥煩脈數急者為傳也謹案燥煩二字熟語蓋燥字上略口字以與吐字接文而吐屬口也瘧濕暘篇及太陽下篇並有口燥煩之文可徵口燥煩者言口燥甚也煩字有甚字之義如身體疼煩骨節煩疼及煩渴之煩是也口燥煩者熱欲屬胃之候故為傳也若從宋本作躁煩而為煩躁之義則傷寒而有煩躁者正是大青龍湯之證也傷寒之傳裏者豈獨限大青龍耶其非不

辨而可知。口燥煩。舊解煩為一字句誤也。縱義理可通。奈文之醜拙何。且陽明病篇曰。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此燥煩二字。明明是熟語。何者。下文釋其條云。太陽病。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是釋胃中燥煩。只曰胃中乾燥。而絕不言煩躁之義。則煩字連熟燥字。而為虛字。可知耳。

嘔逆

謹案。嘔逆之逆。當从口而作逆。吐逆之逆亦同。與上逆之逆字本自異。太陽上篇曰。體痛嘔逆。成本作嘔逆。可徵。逆

字本作哕。玉篇云。哕。嘔也。然則嘔逆吐逆。並同義連用之文也。如嘔變疼痛。下利煩悶之例。注家昧文字。與上逆混說。可謂捧腹矣。

嘔吐乾嘔噫乾噫辨

張介賓景岳全書曰。嘔者有聲無物。吐者吐出食物也。馨謹案。此不刊之定說。然注家拘泥乾嘔字。生種種奇說。近來有注者曰。求而出食物謂之吐。如汗吐下可證。不求而自出謂之嘔。如嘔血可證。此說不通甚矣。劉向新序節士篇曰。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飢於道。孤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族目三哺而能視。仰而問

曰子誰也。曰我孤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據此則求而出食物亦謂之嘔也。其說至此窮矣。蓋嘔與乾嘔。乾字當訓虛。辨不可下。病篇曰乾煩而不得眠。與梔子豉湯方條所謂虛煩不義全同。但是文之詳略絕無異義。嘔本無物。故詳言之。則曰乾嘔。略言則單曰嘔。如噫與乾噫之字例。說文曰噫飽食息也。然則噫本無物。然有乾噫字。生薑瀉心湯條則嘔亦無物可知。然注家拘泥乾噫字。強為之別。曰噫有吐出酸苦水者。今無之。故曰乾噫。蓋吐出酸苦水者。古者謂之吞酸。又謂之酸吞。平脉法曰胃氣有餘噫而吞酸。又曰上焦不歸

者噫而酢吞。此既曰噫。又曰吞酸酢吞。則噫與吞酸酢吞本自不一。因知嘔乾嘔噫乾噫。但是文之詳略。而絕無異義已矣。猶曰逆冷。四支者諸陽之本當煖然反先冷故曰逆冷也又單曰冷之類也。嘔血與吐血。意義全同者。文家所謂文對則義各別。散則互通之例也。古人立辭。大略不必拘泥。

失洩

太陽病上篇曰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洩。舊解云小便不利四字當在若被下者之上。否則既云不利。又曰失洩。悖矣。馨謹案以失洩為遺溺。謬也。即失尿也。洩是大小便之通稱。史記倉公傳曰使人不得前後洩。又曰一飲得前洩。再飲得大洩。又曰難於大小洩。然與

小便對言則只是指大便。太陽病中篇曰：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失溲疑大溲訛，不足下惡風亦同。便字亦是尿管之通名。然與溺對用，則只是指尿。金匱五藏風寒積聚篇曰：下焦竭即遺溺失便，是也。失溲與失便同文例。蓋此證誤下而傷腸胃，故有失尿之變。若為遺溺則義亦不妥。

微發黃色

同條曰：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尾藩中嶋三伯曰：微字下當添則字看。蓋因下句有則字而省之。是古文簡處。馨謹案：此說是也。是文家所謂影略法者也。此文例，儒經最多。論中亦儘有此。讀古書者不可不識。今舉二三以似初學。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文章上略言字，不然聞字不通。蓋因下文有言字而影略之。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是學上略居字。居學及韓非子外儲說謂居學校也。蓋承上句居字而影略。太陽病上篇曰：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言師言是兩脚上影略後字。據下文飲湯而手足溫，重與芍藥甘草湯而兩脚伸，是溫與伸非一時之事，則兩脚上畧後字可知。又中篇曰：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是熱上影略惡字。陽明病篇曰：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云云。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鞭。

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又曰。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云云。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此兩條發熱之間。並承上文之潮熱字。而影略潮字。其他學者宜類推矣。

時瘕瘕

謹案。時當訓善也。素問藏氣法時論篇。有善瘕字。而甲乙經作善瘕瘕。可徵善多也。善之訓多。人皆知之。故其徵今不復贅。詩小雅頌弁篇曰。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毛傳云。時善也。易既濟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王引之經義述聞。讀時作善。素問診要經終論篇曰。令人時驚又哭。

時驚即善驚也。下文有善驚妄言之文。可徵金匱瘧病篇曰。骨節疼煩。時嘔。蓋時嘔即喜嘔也。謂多嘔也。

畜畜惡寒

同篇曰。畜畜惡寒。淅淅惡風。方有執云。畜慳吝也。惡寒者。辟如慳吝。畜細懼事之人。恁的常常怯怯。然畏惡也。程應旄曰。畜畜惡寒者。肌被寒侵。怯而斂也。柯琴曰。畜畜欲閉之狀。淅淅欲開之狀。張思聰曰。畜畜者。皮毛栗慄之狀。邪在皮毛。故畜畜惡寒。張錫駒同錢潢曰。畜畜猶言颼颼。如風寒之侵逼也。鈴木良知曰。千金方畜畜作瀼瀼。淮南子要略訓曰。瀼瀼肌膚。方以智通雅云。瀼瀼即漸漬也。據此。則千



金方作瀦瀦近是。馨謹案諸說皆望字生義不可從。獨後說是為得之。瀦瀦者言如漸漬身於水中也。浙浙者言如以水浙洒於身也。形容表證之惡風寒可謂悉矣。凡古書形容文字尤有味。讀者不可等閑看過去。

翕翕發熱

說文曰翕盛也。方言曰翕熾也。馨謹案翕字當從此二訓。太陽病上篇曰翕翕發熱謂熱氣盛熾也。表證寒熱者寒甚則多是熱亦甚。故畱畱惡寒者翕翕發熱也。金匱痰飲欬嗽病篇所謂其面翕然如醉狀亦謂面熱盛熾也。此二字不唯形容熱熾汗出之盛亦曰翕翕也。辨不可下病篇

曰甚者翕翕汗出是也。注者曰翕翕者熱在表也。如鳥翼之附外也。此說望字形生意義殆似王氏字說。若果如其說則翕翕汗出何如說得可發一笑。

呿咀

注家曰本草序例云恭曰呿咀商量斟酌之也。宗奭曰呿咀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齒咀嚼雖破而不塵。古方言呿咀此義也。呆曰呿咀古製也。古無銛刀以口咬細。今如麻豆煎之。今人以刀剉細爾。以上諸說皆非也。蓋呿咀者謂製藥為飲片。蓋古人製藥不刀切唯於臼中搗碎。令之如口齒呿細而后用之。是以謂之呿咀。若夫生薑大棗類其

質濕潤不能得而咬咀。因以切之擘之耳。後人不察。妄謂咬咀者。以口咬細也。或謂仲景書中。刀切為咬咀。存古名也。殊不知堅硬難破者。雖究日之力。十兩以上。固不可得而咬細。而於生薑下別稱切。則咬咀與刀切自別矣。馨謹案。此說似是而非也。品字箋曰。咬嚼。咀味也。若果為臼擣之名。則咬字可通。奈咀字何。蘇恭以為商量斟酌之名。是為得之。蓋咬咀本必出於煉丹之法矣。遂以為諸藥調合。分量斟酌之名耳。今之醫家。調合煉藥。則或有從病先嘗其味。而商斟酌苦甘。不必如本劑分量。古人亦必然矣。諸方下曰。右幾味咬咀者。言分量則應時商量斟酌。可不必拘

經文所謂也。以咬咀為口中擣碎之名。其說昉於梁陶弘景名醫別錄。然靈樞壽夭剛柔篇曰。黃帝曰。藥慰奈何。伯高答曰。用醇酒二十斤。蜀椒一斤。乾薑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種皆咬咀。又葛洪抱朴子登陟篇。有咬咀赤莧汁而飲之之文。若果如陶氏所言。則醇酒莧汁亦皆可擣碎乎。不通甚矣。金匱四時加減柴胡飲子方後曰。右各咬咀。柴胡飲子條。前言枳實白朮生薑甘草陳皮之加減。而不言柴胡大腹楨榔桔梗。然此四味亦宜隨四時加減也。故後曰。右各咬咀。而方中有生薑。則生薑亦可咬咀也。生薑濕潤不能咬咀之說。不合經意。烏頭煎方。烏頭下曰。不咬咀。若夫烏頭者。不擣碎而全物煮之。恐藥氣難出矣。此是言分量不可

加減也。然如烏頭不可不隨人少多其飲。故上曰不呶咀。下曰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烏頭湯方川烏下曰五枚。呶咀。蓋呶咀上脫不字。烏頭煎可證。五味之中。烏頭獨不加減。故方後曰右五味呶咀四味。蓋足證有脫字。成本桂枝湯方後曰右五味呶咀。宋本呶咀下多三味二字。蓋校宋本者。從陶氏別錄之說。妄補三味二字。宜從成本為是。他皆倣此。

几几

几几字。始見素問刺腰痛論。十六卷中。亦往往用此字。成無己曰。几音殊。几引頸之貌。几短羽鳥也。短羽之鳥。不能

飛騰動。則先伸引其頸爾。項背強者動亦如之。非若几案之几而偃屈也。馨謹案。此說非是。何者。若果為引頸之貌。於項背強几几可通。然至金匱瘧病篇曰。身體強几几然。則既曰身體強。乃豈獨為後背強。而引頸之貌耶。其說之非。可思而知。几當作儿。與儿字形相似而誤。有鉤挑者。為几案之几。不鉤挑者。為几短羽鳥也。有鉤挑而無橫畫者。几字也。儿几詰屈貌。玉篇儿字注云。儿音仁。孔子曰。人在下故詰屈。蓋其字形。象人在物下。身體詰屈之狀爾。素問曰。腰痛俠脊而痛。至頭几几然。亦謂從腰至頭詰屈也。其義豈不明了哉。

上衝

謹案。上衝二字。凡有三義。一則邪氣衝突心胸之謂。如苓桂朮甘湯證。云氣上衝胸。是也。一則熱氣上逆之謂。如金匱苓甘味薑辛湯條。云胃熱上衝熏其面。是也。一則有物而突出皮表之謂。如大建中湯證云。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是也。淺者或不知其別。故今辨及此矣。

壞病

太陽病上篇。及少陽病篇。並有壞病字。舊解或讀壞為怪。程應旌錢或直為敗字。張志聰或為破壞之義。成無已諸說不一。馨謹案。小雅小弁詩曰。譬彼壞木。疾用無枝。毛傳云。壞

壞也。謂傷病也。此壞是實字。韓非子初見秦曰。一舉而壞。韓蠹魏。是壞與蠹對用。則亦為實字也。由此觀之。壞病之壞。與痲通。而為傷病之名也。先哲直以為敗。而讀虛字。恐失古訓。至如讀為怪。又為破壞。則意義不通。固不足辨已矣。

常須

太陽病上篇曰。常須識此。勿令誤也。注者曰。常須疑當須之訛。太陽病中篇曰。當須解外則愈。陽明病篇曰。當須自欲大便。厥陰病篇曰。當須吐之。可以證矣。馨謹案。此說非也。若彼三條。則臨時施方之法。故曰當須。此是平常記心。

而勿忘勿怠之戒。故曰常須。彼此意義自異。豈可為當須之訛哉。識音志。記臆也。令者自使也。猶孟子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之使也。言平日須記臆此義。臨病者勿自使其治誤也。

服字義

一老醫問。馨曰。藥不言食。而言服。穀言食。而不言服。其義何如。馨答曰。只是一定之語。無異義已矣。老醫莞爾。曰。先生有明於醫書之名。何解字之疎也。服猶七十子之服於孔子之服也。凡藥不心服而飲。則多不奏效。故於藥則言服。而不言食也。穀之愈飢。不必待心服。故言食而不言

服也。馨曰。子說則如李笠翁輩。小說家諧謔之說也。絕不合古籍。何者。素問藏氣法時論篇曰。五穀為養。五菓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據此則穀食亦可言服也。又墨子非攻篇中篇曰。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據此則藥飲亦可言食也。子至於此。何如辨焉。其人辭屈。語他而竣矣。

脉促

同篇曰。太陽病下之後。脉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注者曰。促者數也。攷之韻會字典諸書。促之與數。俱趨玉

切迫也。速也。義亦無與數殊矣。馨謹案。此說大誤。辨脉法曰。脉來數時一止。復來者。名曰促。是促脉古來有一定義。且如脉名非可以常訓論之者也。辨脉法又曰。脉緊者。如轉索無常也。金匱腹滿寒疝宿食病亦云。緊字所常用。豈有如此之義耶。脉名其他亦多如斯。蓋數者邪氣盛進之脉。促者邪氣盛進而正氣有所不足之脉也。故論中言促脉者。皆太陽證非可下。而誤下之所致也。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太陽病。下之。其脉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可以見焉。非太陽誤下。而脉促者。論中唯一條。厥陰病篇曰。傷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此是其

人正氣不足。而太陽轉屬厥陰。故見促脉者也。彼此攷勘。則數促奚可混同哉。

有在通用

太陽病下篇曰。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裡也。馨謹案。此兩有字。當讀作在。下文脉沈亦在裡也。此為半在表半在裡之文。可證古者有在互通。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家語正論解。作在此冀方。又辨政篇曰。政在異端。太平御覽引作政有異端。論語子張篇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是莫不在文武之道焉之意。孟子告子上篇曰。然則嗜炙亦有外與。是在

外與之意。左傳僖九年曰：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杜注云：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馨謹案：杜氏在亂釋有亂是也。在訓存，蓋似未知有在互通之例。是有亂乎之意。又昭十一年曰：必為魯郊。古者為有互通。見王經傳釋詞。是在魯郊之意。故杜注云：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也。金匱藏府經絡先後病篇曰：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此不在亦不有之意。不有即不為也。是古者有在互通之明證也。

少腹

注家曰：少腹之少，玉函及程應旌本作小是也。蓋臍上曰大腹，臍下曰小腹。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明文可徵。又考釋

名云：少腹，少小也。比於腹以上為小也。由此觀之，小訛為少。其來久矣。馨謹案：少小音同字通。晉語曰：少澍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矣。韋注云：少小也。澍，便也。是古人小便亦言少澍。則小腹言少腹，未必為怪也。注家云：小訛為少。蓋攷證之疎耳。少訓小。又見呂覽當務篇高注。

自字義

謹案：論中用自字有四樣。一則自然之自，不假物之謂也。一則自己之自，謂己身也。一則自若之自，如常之謂也。一則自從之自，如由是之意也。如自汗出，自下利，是自然之義也。如义手自冒心。太陽病中篇及糜粥自養。太陽病下篇是自己

之義也。如清便續自可。太陽病上篇。成本續作欲。今從脉經。蓋欲續音近。而字通。瘧濕。病去也。似欲即嗣續之意。可以徵。及心下痞。按之自濡。太陽病下篇。是自若之義也。如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太陽病上篇。及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陽明病篇。是自從之義也。醫家昧佔畢。不知其別。故今辨及此。

今字義

謹案論中用今字有三樣。一則今日之今。是常用之語。一則猶此也。指事之詞。太陽病中篇曰。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此今字與此字同義。攷證詳于王引之經傳釋詞。一則猶若也。假設之詞。同下篇曰。

面色青黃。膚濶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此今字與若字同義。亦詳于王氏釋詞。其他可類推焉。

不中

謹案論中往往用不中字。如桂枝不中與。柴胡不中與。是也。注家或訓不當。或訓不可。並非古訓。古人謂得曰中。不中與。猶言不得與也。太陽病上篇曰。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得與之。成本得作中。同義。是也。周禮師氏職曰。掌國中失之事。鄭注云。故書中為得。三倉曰。中得也。呂氏春秋行論篇曰。禹為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齊策曰。



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並云。中得也。管子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史記封禪書曰。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曰。勃子勝之。尚公主不相中。此數不相中。皆不相得之義。淮南子齊俗訓曰。天之負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古人謂得曰中之明證也。或問曰。禮記王制有用器不中度。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之文。則此不中與之。亦一例之語。不必讀中為得。如字解之。而可矣乎。馨答曰。否。彼不中度。不中數。不中量。謂失度數與量也。不中伐。不中殺。謂伐殺非時。不成其用也。故鄭注云。伐之

非時不中用。是也。此不中與字。則禁與之之詞。何者。凡藥與他物異。方證不相當。則不但不成其用。而反害於病。故或云不可與之。或云不中與之。而禁用之也。故論中所謂不中。當訓不得也。彼此混說。恐失張氏之意。

發之

太陽病中篇曰。大青龍湯發之。注家皆曰。發者發汗也。馨謹案。注家恐謬。何者。謂發汗單言發。未見其例。發者施與也。莊子列御寇篇。列子謂伯昏瞽人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發藥者。言施與藥也。施與鍼治。亦曰發。素問離合真邪論篇曰。發鍼寫矣。吳崑注云。發鍼施鍼也。是也。左傳隱

七年曰發幣於公卿。周語魯語並曰發幣於大夫。皆謂贈與幣物也。呂氏春秋報更篇曰。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亦賜與之義也。是古人謂施與曰發之明證也。金匱括婁桂枝湯方後曰。取微汗。汗不出。食頃啜熱粥發之。彼條則上文有汗字。故為發汗之義。文例與此條自異。不可混說。蓋謂施與曰發者。漢秦以上之辭。而非出於長沙氏之口者也。論中文語古色。往往如斯。非多讀古書者不能知焉。

默默

小柴胡湯方條曰。默默不欲飲食。馨謹案。據字書。默嘿墨

皆同義。蓋默默非語默之默。心中不慧快之意也。素問刺腰痛篇曰。令人善言默默不慧。新校正云。全元起本無善字。則善字不必刪。且言默默字。恐不成語。其非語默之默。可以證焉。漢書匡衡傳。默默不自安。柳宗元詩。嘿嘿含悲辛。漢竇嬰傳。墨墨不得志。此皆心中不慧快之意。與此同義。

一二沸

鈴木良知盤海蟲測曰。諸家集方說煮藥之法。有曰一沸二沸三沸者。人皆苟且不敢致意焉。是以藥多不効也。余嘗攷閱茶箋有云。凡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以其去餘薪之烟。雜穢之氣。且使湯無妄沸。庶可

養生論卷之五  
煎茶如魚眼微有聲為一沸。緣邊湧泉連珠為二沸。奔濤  
濺沫為三沸。三沸之法非活火不成。如坡翁云蟹眼已過  
魚目生。聽聽欲作松風聲。盡之矣。煮藥之法當參此意。乃  
佳也。馨初信此說。客冬尾藩仲島養忠翁為點茶之會。馨  
亦陪其筵。茶鼎有吟。因思鈴氏三沸之說。與翁語。翁不信。  
曰。茶則忌湯之過熟爛。故多以三沸為度。藥則不然。但鍋  
湯蕩沸。欲湧出于外。為一沸耳。馨聞而疑其說之近俗。乃  
欲叩其義。然又恐妨坐客之興。默而歸矣。到家而閱方書。  
宋陳文仲小兒病源方論。有煎二十沸之文。又金匱礬石  
湯方後。有煎三五沸之目。依此頓爾了解。蓋煮茶之法。限

於三沸。然而煮藥不必止此也。然則翁之不信此說。有所  
見而然也。學者宜從其說已矣。千金方婦人下痢門。膠蠟  
湯方後。有蟹目沸之語。然此非煮藥之常法也。

水氣

客歲一日。衆鑿盍簪於馨家。一書生進坐問曰。水氣二字  
何如說得。如被火氣劫。少陰病篇則火是無質之虛物。故加氣  
字而言火氣可也。若夫水。則有質之實物。若有水則但可  
謂水爾。凡云水氣者。無水而有水之氣之謂乎。然如小青  
龍湯證。心下有水氣。金匱所謂水氣病。是現在有水之病。  
則氣字殆似難會。衆鑿無答者。後問馨。嘆曰。如水氣之

文是盪者平日之常語。然而坐中無知之者。少儀所謂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此之類歟。古人立辭簡略。故謂邪氣單言氣耳。水氣猶言水邪。水氣病猶言水邪之病也。其氣上衝。及氣上衝胸。亦皆謂邪氣也。素問王機真藏論曰。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云云。此氣指邪氣也。故王冰注云。受氣所生者。謂受病氣於已之所生者也。是古人謂邪氣單言氣之明證也。

寒分

太陽病下篇曰。此本有寒分也。馨謹案。寒分字。古今注解皆不明。蓋分是零之省文。古人漆書竹筆。故多用省字。腰省要政省正。蟻省蛾。麓省鹿之。

也。類是零本作氣。不正氣也。寒分猶言寒邪氣也。寒零字。兩見素問六元正紀大論。

奔豚

傷寒論金匱。並有奔豚字。清王子接古方選注。奔豚作責豚。其解曰。責與憤同。俗讀奔豚是也。近世注家。演伸其說曰。蓋豚者猪之小者。其性善噴。故有憤豚之稱也。而魚中鯀鯢。亦善噴之物。故又稱之河豚焉。可見奔豚者病名也。氣自小腹上衝心胸。若憤豚然。故以為名。馨謹案。此說大誤。豚之性善噴。他書無所見。實無稽之臆說。難經五十六難曰。肺之積名曰息責。腎之積名曰責豚。又見靈樞藏府

傷寒論卷之十  
病形篇。息責若作息憤。豈意義可通耶。且河豚之豚。是鮑之假借。而非猪豚之豚。陶宗儀輟耕錄曰。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鯪鮪鮑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當作鮑。是也。注家望字生義。蓋豚者。遯之省字。禮記玉藻曰。卷豚而行。亦遯之省字。謂卷轉。遯避而行也。豚。狫本同字。故金匱作奔狫。皆非猪豚之義也。後漢馬融長笛賦曰。奔遯。所謂奔豚。即奔遯也。奔豚病者。病奔於下。遯本處而衝心胸。故名奔豚也。古人名物簡明。往往如是。豈待勃萃理窟哉。

相搏

太陽病下篇曰。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馨謹案。相是相並之相。而非相互之相。搏擊也。擊猶攻也。凡曰相搏者。皆兩病相並。一時起攻身體也。非兩病互相擊之謂也。注家引易說卦曰。搏薄通用。風濕相逼迫而後中。故曰風濕相搏也。此說謬誤甚矣。若果如其言。則至如金匱水氣病篇。風氣相擊。驚悸吐衄篇。虛寒相擊。是何等義。搏擊同義。故水氣病篇。又有風氣相搏之文。中風歷節病篇。有虛寒相搏之語。搏之為擊。又何疑矣。如與正氣相搏云。則正氣本非攻身者。然有時乎。得邪則與之激動。而有相並結以攻身者。所謂正邪分分讀作扮扮打之義。爭是也。蓋易說卦所謂陰陽相

薄。雷風相薄。則文家常用之語。與稱於疾病者自不同。靈樞決氣篇所謂。兩神相搏。合而成形。本神篇。兩精相搏。謂之神。亦非稱於疾病者。故搏字與易薄字同義。猶鄭聲不仁。文家所言。與稱於疾病者。義各相異也。不可概論矣。發作有時

論中往往有發作有時之文。馨謹案。古者發廢一音轉。故字亦通。康熙字典曰。發音廢。轉注古音曰。廢音發。荀子禮論曰。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禮書引作廢齊。漢書郊祀歌曰。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太平御覽引作不發。可徵。發作之發。亦與廢同義。廢止也。儀禮聘禮曰。下階發氣怡焉。鄭注

云。發氣舍息也。又曰。及亨發氣焉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是發字以舍字解之。舍止也。然則發通廢而訓止。古人往往有之。凡曰發作有時者。與素問瘧論。畜作有時。畜止也。陽病中篇。休作有時。休亦義理全相同。皆謂止起期時也。金匱奔豚病篇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注家發作欲死為句。復還止為句。非也。發作二字句。欲死復還止五字句。欲死所謂作也。復還止所謂發也。發作欲死復還止者。言病有止起。而起則欲死。止則復却愈也。注家誤解發一字。遂失句逗。平脉法。又問曰。何緣作此吐利。答曰。或有舊時服藥。今乃發作。此

發作即為興起之義。蓋夫古訓者，創於晉太暨今矣。

日晡所

十六卷中數用日晡所字。注家曰：所與許通，猶言前後也。馨謹案：所許通用，諸書有徵。然日晡所之所訓許，恐非古訓。當訓時也。金匱婦人產後病篇曰：日晡時，特煩躁者不食，食則譫語。是日晡所之為日晡時，可以知矣。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往黨衛侯會公於沓，反黨鄭伯會公于斐，何休注云：黨所也。所猶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後小國得以安靖也。又三

十一年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言死時之兆見也。照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媚於民也。又三十年，晉之喪事，故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此兩有所字，皆言有時也。又三十一年，邾墨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知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有時則有名而不若無名。若邾墨肱是也，是皆古人謂時曰所之明證也。

更衣

陽明病篇用更衣字。注家曰：按指大便曰更衣。蓋醜穢之物，不欲斥言也。史記外戚世家：衛皇后子夫傳云：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漢書灌夫傳云：坐乃起更衣。稍稍去。王充論衡四諱篇曰：更衣之室，可謂臭矣。皆指如廁而言也。而顏師古注灌夫傳云：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殊不知更衣指登廁而言。論衡有明文，可徵矣。師古此注，宜其排叱也。又考晉書王敦傳云：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此亦更衣之事，可以見師古之謬也。馨謹案。

此書所謂更衣者，為大便之義。本文明白，絕無可疑。然更衣字義不一。注家排叱，顏注謬也。鈴木良知嘗辨之。今載其說曰：更衣字有兩義。何以言之？後漢明帝紀云：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章懷太子注云：禮藏更衣別室。又章帝紀云：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漢王莽傳云：後閣更衣中。注：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又容齋四筆云：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為烟宿懋息地。稚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可見漢書所謂更衣，明非大便也。而合為一，却非顏注杜撰之極，宜排叱耳。又讀雲仙雜記引十三賢共注廬山



記云。饒子卿隱廬山。康王。谷無瓦屋。代以茅茨。每年一易茅。謂之茅龍更衣。蓋知更衣非大便而已矣。

清便

注者曰。清者。圜之假借。廁也。說文曰。廁。清也。劉熙釋名曰。圜。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潔清也。顏師古急就章注曰。清言其處特異。所常當加潔清也。馨謹案。說文曰。廁。清也。而不曰。圜也。且劉熙師古所說。皆為潔清之義。則清是本字。故段玉裁注說文曰。作圜者。後世之字也。然說者謂清者。圜之假借。豈不謬歟。

清穀

清便清血之清。皆廁別稱也。注者因謂清穀亦同矣。馨謹案。是大不然也。若果如此。則如下利清穀。見諸下清穀。辨可下。便清穀。同上。當曰下利穀食。下穀食便穀食也。既曰下利。曰下。曰便。而更曰清。則文語鄭重。殆屬不通。况辨不可下。病篇有寒多者便清穀。熱多者便膿血之文。清穀若作。圍穀。則豈與膿血對耶。其誕妄可思而知矣。清穀之清。猶淨府之淨。言無滓穢也。張介賓曰。淨府。膀胱也。上無入孔。而有出竅。滓穢所不能入。故曰淨府。是也。字書曰。淨。無垢也。故轉用為純。一不雜滓穢之義耳。如下利清穀。自利清水。少陰。言獨下水穀。而無滓穢也。或但曰清穀者。辨不可下病篇

清穀腹滿。金匱血痺。為活字。而謂下利清穀也。猶謂履冰  
虛勞病篇。清穀亡血。臨谷。直曰冰谷。獲雉兔取芻蕘。直曰雉兔芻蕘之例也。古  
人用字不必一定。膠柱則違矣。

穀不化

謹案。穀不化。水穀不化。宿食不化。宿穀不化。先哲以化為  
轉輸之義。其說極允矣。然化字有轉輸之義。不舉其徵。故  
初學疑之。因今載其徵。書益稷曰。懋遷有無化居。此化是  
轉輸貿易之義。又謹案。不化二字。古未有兩義。一則不轉  
輸之義。一則下完穀之意。如水穀不化。及甘草瀉心湯證。  
穀不化。則明明言不轉輸也。如素問氣交變大論。溏泄食

不化。靈樞脹論。殮泄不化。則蓋謂下完穀也。既曰溏泄殮  
泄。則豈可為不轉輸哉。注家但以一義解之。可謂踈謬矣。

消穀

謹案。消穀。穀消之消。非消盡之消。楊子太玄經曰。九事七  
為消。注云。消放散也。消字與此同義。消穀謂從胃府放穀  
食。而下腸間也。平脉法曰。穀消而水化。消化同義。故互其  
文。叔和兒生死候歌曰。脉緩即是不消乳。豈消盡之義哉。  
其義可思而知矣。

失氣

謹案。失氣放屁也。注者曰。失氣當作天氣。天氣屎氣也。玉

函作天氣為是。此說似可信而反非。香川太仲行餘鑿言嘗論之。今增其徵焉。金匱水氣病篇曰。實則失氣。虛則遺尿。是遺失對用。奚可改矢哉。且素問欬論曰。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此兩失字。若改矢。則豈意義可通哉。其說妄誕。可以見矣。玉函作矢者。蓋失之誤文也。難從焉。

穀氣

謹案。張氏書中用穀氣字。凡有三樣。一則穀食之氣。太陽病中篇曰。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是也。靈樞終始篇。三刺至穀氣。穀氣來也。徐而和之類同。一則病名。金匱積聚篇曰。病有積。有聚。有穀氣。是也。一則氣讀作餼。小食

也。論語鄉黨篇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近來說論語者。奉邢疏曰。氣與餼通。說文引論語。氣作既。曰小食也。中庸曰。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注云。既讀為餼。穀氣猶言稍食也。是古人氣餼既三字通用之明證也。

穀食也。辨不可下病篇曰。穀氣多入。此為除中。此穀氣謂穀食也。厥陰病篇曰。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可證。若說穀食之氣。則意義不通。不可不辨。

潮熱

成無已曰。潮熱若潮水之潮。其來不失其時也。一日一發。指時而發者。謂之潮熱。若日三五發者。即發熱也。謹案。此說非也。陽明病篇曰。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若果如成氏所說。一日一發。指時而發者。謂之潮熱。

則發作有時一句屬蛇足。其說之非可以知矣。蓋潮熱者。熱僅來則忽盛。僅去則忽除。其狀猶潮汐之盈虛。故謂之潮熱也。

純青

少陰病篇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馨謹案。此證胃中有污穢。故雖陰證。先急下之。凡胃中有污穢者。便水必當黑色。故抵當湯證曰。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是有污穢之候也。然今其色反純青。實為可疑。馨因徧閱注書。絕無異說。頃日頓爾發明。敢立一說。錄以質博雅。蓋純者黓之假借也。說文

曰。黓。黑濁黓也。廣雅曰。黓。黑也。廣韻曰。黓。黃黑色也。純與黓聲相近。形亦相似。古字通用。故周禮媒氏職所謂純帛。禮記玉藻所謂純組綬。祭統所謂純服。史記五帝紀所謂純衣。注者皆為緇字之意。以純黓通之故也。然則色純青亦黑青之義也。若為純一青色。則豈可下之證哉。純之為黓。可思而知矣。

鄭聲

陽明病篇曰。夫實則譎語。虛則鄭聲。鄭聲者重語也。王肯堂曰。譎語者謂亂言無次。數數更端也。鄭聲者謂鄭重煩煩也。只將一句舊言。重疊頻言之。終日殷勤。不換他聲也。

蓋神有餘則能機變而亂語數數更端神不足則無機變而只守一聲也。成氏謂鄭衛之聲非是。馨謹案成氏鄭衛之說未必為非鄭衛之樂煩手淫聲過其常度故引伸之。凡頻煩之聲重叠之語總謂之鄭聲也。論語曰鄭聲淫佞人殆是鄭與佞對用則並為虛字。五經通義曰鄭重之音使人淫過。漢書王莽傳曰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廣韻曰鄭重殷勤之意皆是引伸之訓。鄭字本非有重叠殷勤之義。楊用脩解鄭風曰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水雨過于節曰淫雨聲溢于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解

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此說為是。論語鄭聲者左傳昭元年所謂煩手淫聲。怡埶心耳是也。論中鄭聲者言重叠頻煩。言語殷勤也。其類不同而其義則一也。

不仁

注者曰論中數用不仁字。寒熱痛痒。並不知覺之名。譬諸不仁人。路視人之患難。愬然不介于心。是以謂之不仁。後漢班超傳注以不遂解之誤也。馨謹案此說知一不知二。若唯為不知覺之名則身體不仁。金匱血痺虛勞病篇與肌膚不仁。中風歷節病篇何以別焉。且如頸背相引臂則不仁。辨不可發明。明是不遂之意。然則不仁字自有兩義。一是不知覺之名。

靈樞壽夭剛柔篇曰。時痛而皮不仁。素問風論曰。其肉有不仁。王冰注云。謂痺而不知寒熱痛癢是也。一是不遂之名。靈樞刺節真邪篇曰。或痺或不仁是也。麻痺與不仁自異。是其明徵也。香川太仲以非人解之。其說允矣。古者不與非通。見王氏釋詞。仁與人通。如論語并有仁焉之仁是也。盖非人者。言不如常人也。左傳昭七年曰。孟非人也。言孟繫偏足不遂。不如常人也。千金方婦人門。說七害曰。藏不仁。盖九竅是五藏之門。故謂九竅不如常人。曰藏不仁也。注者仁為仁義之仁。穿鑿甚矣。

一壯

太陽病中篇曰。灸其核上各一壯。古人於灸法曰壯。始見素問骨空論。然王冰不釋壯字。埤雅曰。鑿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以壯人為法。老幼羸弱。依此量力減之。一說曰。壯當作炷。因壯炷字形之似而誤矣。鈴木良知曰。壯者傷也。指灸癥言之。盖灸一壯。癥一個。故稱之為壯也。淮南子高注曰。壯傷也。可見亦猶一鍼曰一疇也。疇亦傷也。非以壯人為法。亦非炷字誤也。馨謹案。以壯為炷之誤。絕無證據。實是無稽之言。固不足辨已矣。如埤雅及鈴木所說。則皆以壯為灸數之名。然其說不合古經。何者。骨空論曰。先灸項大椎。以年為壯數。若果為灸數之名。則但曰以年為壯。

而可也。數字屬蛇足。壯蓋熒之省字。海篇曰：熒火貌。一壯猶言一灼也。馨得此說於小說家隨筆。

白粉

猪膚湯方後云：白粉五合。熬香令相得。溫分六服。注家曰：按儀禮燕禮有內羞。注云：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疏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釋名云：粉，分也。研米令分散也。合而考之，白粉即米粉。馨謹案：此說以白粉為米粉，極是也。然唯有粉字之微，而無白字之微，屬遺憾。故補之。僖三十年左傳曰：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杜注云：白熬稻，黑熬黍。據此，古人謂稻米曰白，其來久矣。然

則白粉之為稻米粉益明也。白飲亦倣此。

嘔變

辨不可下病篇曰：嘔變反腸出。鈴木良知曰：靈樞五味篇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又曰：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千金方曰：吐變不得下食，灸胸堂百壯，外臺祕要載救急療骨蒸傳屍方曰：如變吐困，不須起。又載崔氏溫白丸方條曰：黃疸宿食，朝起嘔變。南海寄歸傳曰：若疑腹有宿食，又刺臍胸，須恣飲熱湯，指剔喉中，變吐令盡。周裴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有至孝之心，少喪父，奉養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嘗。母至婚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

嘗其吐。涅槃經壽命品曰。譬如飢人終無變吐。本草綱目人參條曰。變酸水。此數變字。皆吐字意也。字書不載其訓。則不知何謂也。馨謹案。博雅曰。噉吐也。集韻曰。噉或作辨。通作痰。字典曰。痰心惡吐疾也。古者變辨互通。則蓋變與辨通而訓吐也。禮記禮運曰。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云。變讀為辨。莊子逍遙遊篇曰。御六氣之辨。釋文云。辨變也。是變辨互通之明證也。又謹案。字典曰。痰芳反切。反上聲。古者變蕃聲相通。則變痰亦當通也。尚書堯典曰。於變時雍。漢書成帝詔。引作於蕃。先儒云。變蕃音通。詩平平左右。左傳襄十一年。引作便蕃左右。可徵。是變蕃音相通之證據也。

也

當有所去

辨可下病篇曰。下利脉反滑。當有所去。下之乃愈。且大承氣湯。馨謹案。金匱嘔吐噦下利病篇亦載此條。程應旌注云。滑為有宿食。故當下去之。而利自愈。程說恐不通。蓋有所去者。言胃中有所蓄藏也。即指宿食也。素問脉要精微論曰。秋日下層。蟄蟲將去。王冰注云。蟄蟲將欲藏去也。漢蘇武傳曰。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注云。去收藏也。又去作弃。陳遵傳曰。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弃以為榮。注云。弃亦藏也。是古者去訓藏之證據也。



消息

十六卷中數用消息字。此二字凡有三義。平脉法曰。消息。診看。料度府藏。此消息字。謂詳察也。脉訣注。及赤水玄珠曰。消息者。言詳細審察。是也。霍亂病篇曰。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此消息字。謂節度起居飲食而攝養也。揮塵錄曰。消息。謂進退攝養。是也。金匱瘧病篇曰。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此消息字。謂加減也。祖庭事苑曰。消息。謂進退攝養。是也。可減即減。是也。唐澤德夫曰。雖後世鑿書。用消息字。似有此三義。千金方。少小嬰孺方。小兒雜病第九。蒲黃湯方後。

云。消息。視兒羸瘦半之。此消息亦蓋詳察之義。又論治病略例曰。若初瘥。氣力未甚平復者。但消息之。須服藥者。當以平藥和之。此消息。則節度起居飲食。而攝養之義。又嬰孺方。初生出腹第二。甘草湯方後云。如得吐。餘藥更不須與。若不得吐。可消息。又芫花圓方後。有當以意消息與服之之文。此消息。並是加減之義。馨得此說。益足徵愚說。其他儒書所用。亦義不一。易剝。及豐彖傳。所謂消息。謂陰陽與時消長也。又參同契注。及邵子皇極經世書。一歲之間。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此亦一義也。晉書陸機傳曰。汝能齋書。取消息否。此消息。廣韻等書所謂音信是也。

學者隨處求義可也。

傷寒論文字攷卷之下終

跋

傷寒論雖出於張聖手著。然多採用上古以來諸經而成者也。是以義理深邃。訓詁難明。趙宋以還。注釋之書。汗牛充棟。竟未能得其要領也。鳳山伊藤先生。以儒下帷於西郭。其說經。往。出於人之意表。旁及醫籍。頃者著傷寒論文字攷二卷。多發先哲所

未發然尚未自是欲就正於世嗚呼  
其學之大志之篤如余不佞豈可不  
嘆服哉因請而刻諸家塾使世之讀  
是書者有所因以考云

嘉永庚戌臘月上浣唐澤惇謹題

此跋文一篇撰之與書並婦翁磐溪公華倩森約之記

竹口貞高鐫字

